

1949年10月1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。在驅逐日寇、趕走列強的崢嶸歲月裡，一支由逾千名港人及廣東人組成的武裝力量——「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」付出血汗和無數生命，成就千秋建國大業。

在日月無情洗禮下，昔日雄赳赳的東江縱隊隊員大部分英魂已逝，在世的也已垂垂老矣，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四名老兵，每當憶述這段塵封已久的抗日建國歷史，他們身上總散發出錚錚風骨，娓娓道出當年懷抱着捨身護國的愛國情操，跨過羅湖橋到東江及珠江三角洲一帶抗擊日軍，港九大隊在驅除倭寇後，部分參加建國解放戰爭，為建國譜寫港人的不朽篇章，也為祖國從溫飽不足邁向小康、從積弱邁向繁榮富強奠定基礎，才有往後一個又一個民族發展史的奇跡。

四段擊退外敵貢獻新中國的故事，一顆中國心，他們用生命教曉我們這才是「光復」，暴徒口中的「光復」是認賊作父，是一種恥辱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



■當年有女童加入東江縱隊抗日。

東江縱隊隊員憶述抗日史 以生命教導真正「光復」

老兵老矣 信念依舊

■曾為「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」老兵的(左起)謝祥興、林珍、羅競輝及徐堉。



身陷英殖統治 心繫中華大地

現年89歲的老兵羅競輝見證了在外敵入侵下中華民族所受的苦難，猶如一本活生生的歷史書。當年，他和千千萬萬的香港人，雖然身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，但時刻牢記自己流着炎黃子孫的血：「那時的香港人都很愛國，痛恨日軍的殘酷統治，我與許多未成年的孩子都拿起槍加入游擊隊對抗外敵。」1943年，年僅13歲的他就隨叔叔加入東江縱隊港九大隊，從抗日游擊小戰士做起，之後擔任海上中隊副隊長王錦的警衛，更隨王錦北上，成為解放軍粵贛湘邊縱隊四團的一名戰士，可謂身經百戰。

羅競輝表示，香港當年雖然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，但香港人都心繫祖國，日佔期間的黑暗歲月更令港人深深體會到有國才有家、國家富強才有好日子的大道理，所以不少香港青年不惜捨身救國。

他清楚記得1943年3月3日，兩個漢奸帶日本軍隊偷抵沙頭角老隆田晏台山，包圍港九大隊政訓處，經過一輪激戰，政訓處大部分成員成功脫離險境，但有三四名戰士陣亡。21歲的愛國華僑子弟陳冠時其間受傷被俘，因對日軍不屈不撓最終被斬首示眾，頭顱懸掛在沙頭角鹿頭村路邊一棵榕樹上，村民無不視他是壯烈犧牲的英雄，並痛恨該兩名引日軍入村的漢奸。

近一個世紀的人生中，羅競輝時刻銘記兩個歷史時刻，一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，「不只我，所有受日軍折騰得生不如死的香港人當日都興奮莫名，跑出街敲鑼打鼓，興奮得徹夜未眠。」

第二個重要時刻就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，見證着大批港人回國支持祖國建設，但遺憾的是，香港始終未能在這兩個大日子裡，回歸祖國懷抱，要直到1997年7月1日，香港才擺脫殖民統治的恥辱回歸祖國，也彌補他心中的遺憾。

學校不教國史 心痛港青媚外

或許就是回歸得太遲，使殖民地政府有機可乘，向後幾代的香港青年灌輸崇洋媚外的錯誤觀念。羅競輝以慈祥祖父的口吻說：「不怪罪孩子們，香港雖然回歸22年，但教育制度仍然延續英國殖民統治時的形式，小學到大學都不教國史。學生從小就不知道國家，不知道民族，也不知道前輩人用生命保護祖國和香港的歷史。」

在這種教育制度下，港青接觸的信息都是對西方民主的誇大，對祖國的抹黑和造謠，他痛心她表示：「一個民族忘記自己的歷史，也就不再成為一個民族。青年，你們甘心做殖民統治者的奴婢嗎？」

6歲毅然入隊 三母女拍住上

84歲的林珍是東江縱隊港九大隊老戰士聯誼會會長，也是眾多成員中最年輕的一位。她加入東江縱隊成為「小鬼隊」情報員時年僅6歲，卻是隊中的長勝猛將，在風腥血雨中，完美地完成所有國家任務，被問到怕死嗎？她搖頭說：「現在的香港年輕人不會明白，老一輩的香港人為國家不惜拋頭顱灑熱血。」然後，她沉默一會，感觸地說：「孩子，這是你的家。沒有強大的祖國，哪有繁榮香港？」

烽火四起的40年代，一對年紀相差16歲的姐妹——年僅6歲的林珍與22歲林展，因為父親早逝，兩姐妹與任私塾教師的林母相依為命。「那時年紀太小，不知戰爭是什麼，直至首次目睹日本戰機低空飛過，扔下炸彈發出巨響和濃煙，我緊緊握着媽媽的手，與整條街的人衝進教堂躲避，才知道是很可怕的事。」林珍憶起大半個世紀前的事，恐怖畫面仍歷歷在目。

後來，她胞姐林展突然放棄教鞭，辭任體育老師一職，跑到一名日本官員的寓所內做清潔工。家人大惑不解，林展又不願將自己加入地下黨的隱情啟齒，就這樣林展默默為抗日大業冒險做女間諜，這一轉變改變了她，以及妹妹林珍平凡的人生。林展小心翼翼地收集日軍的情報，一直沒有曝露間諜身份，但她甜美的樣子惹來殺身之禍，該名日本官員色心起，意圖強姦她，林展寧死不屈猛烈反抗

下終逃脫。但日本官惱羞成怒，向軍方報案稱林展偷日本軍票遂通緝她。日本兵設下天羅地網終把林展拘捕嚴刑拷打，又綁着她到林家搜屋，把林珍及母親嚇至驚惶失措，還在她們面前毒打林展，以及用刀背鋸林展頸部。幕幕驚心動魄的「抄家」情景，林珍至今仍記憶猶新，「日本兵沒搜到任何所謂的『贓物』，最終把姐姐釋放，但事件激怒了母親，於是帶着我加入東江縱隊。」

游擊區送信 從未失手

三母女在隊中各司其職抗日，1943年冬，林珍跟隨媽媽從九龍家中出發，到達深圳大鵬灣港九大隊大隊部，分到通訊班，從此林珍多了一個外號——「小鬼通訊員」。她當年年紀雖小，但膽子大，淡定行事，加上小女童的身份掩護，執行任務的成功率是100%。她沾沾自喜說：「那些密件都偽裝成火柴棍外形，我在游擊區送信，一去就是一天，早上出去，把信送到，晚上回來，從未失手。」

翌年，因為港九大隊傷員人數增加，大隊部成立傷病醫院，林珍成為7歲小護士，承擔最基本的護理工作，雖然醫院的設備簡陋，多數傷員只能躺在山洞或草棚接受治療，醫院物資短缺，紗布需要循環使用，但傷者從沒抱怨，甘為國家捐軀。

「學生哥」製文宣 冒死派送軍情

「有地下黨員對我說：『你那麼小，還沒長槍高，軍隊不會收你們。留在香港也可以抗日。』於是我就留港收集日軍軍情。」在國仇家恨下，當年僅14歲的徐堉縱然無法明刀明槍上陣殺敵，但無阻他與一班小夥伴加入東江縱隊情報隊。他們提供的日軍活動信息，成為游擊隊伏擊日軍的重要消息來源。

在收集日軍情報的同時，他們還向港人派送抗日刊物如《地下火》《前進報》等，讓港人了解全國抗日情況，亦是徐堉和小夥伴們的重要任務。當時到處是日軍崗哨，隨時搜查行人。日軍十分蠻橫，港人經過不脫帽鞠躬，都可能被一刀刺死，萬一搜出這些刊物，隨時是滅門大禍。徐堉與志同道合的小夥伴為掩人耳目，報讀日語，每日穿上日式學生制服佩戴學生證做文宣。

徐堉說，那時的香港青少年都為國家不惜犧牲生命，與時下許多甘為外國反華勢力所利用搞亂香港的青年大相逕庭。

不畏死亡衝鋒「小鬼」打走日軍

「那時國家很窮，我們千方百計支援內地，自小已知道我們是中國人。嗜過國家積弱的苦澀，更珍惜今天國家強大。」一份愛國情懷，促使謝祥興在日佔時期，加入東江縱隊「小鬼隊」的通訊員，當時他年僅11歲，手持「山寨版」通訊器材，肩負光復中國的重任，「當時游擊隊並沒配備電訊裝置，指揮部隊就要靠我們這樣的通訊員，靠揮舞兩杆指揮旗協同行動。」那些年，那些事再次浮現他眼前。

現年84歲的謝祥興家住西貢沙角尾村，最難忘的一次血戰是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，當時日軍在西貢佔據一間學校做據點，派駐幾十名日軍，天天在周圍操練。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黃冠芳計劃圍剿這夥日寇，率領百餘人的中隊，悄悄包圍該個日軍據點。

謝祥興清楚地記得，東江縱隊開出第一聲槍響後，日軍迅速逃回學校據點，雙方隨即爆發槍戰。「當時大家都是熱血青年，不畏生死衝鋒陷陣，結果衝在前面的部分戰士中槍陣亡。」在裝備明顯較日軍落後下，黃冠芳不欲作無謂的犧牲，下令暫時撤退。

但經過這次伏擊戰後，日軍惶惶不可終日，生怕再次被游擊隊突襲，所以兩天後落荒而逃。「游擊隊戰士的勇敢和戰爭的殘酷，讓我終身難忘。」